

北京舊志彙刊

〔康熙〕
順天府志

十四

順天府志卷之八目錄

藝文

冊文

古誥

奏疏

議

論

書

序

記

傳

箴

贊

賦

詩

樂記

古語

冊文

藝文

順天府志卷之八 目錄

藝文類小言

日薄星迴，天道以明。負圖出書，地道以靈。
一畫開蘊，載籍錯陳。文隨世變，亦因地徵。偉
哉幽冀，川岳毓英。朝華夕秀，代有傳珍。標琦
擅美，各本智能。魏煥天子，崇道右文。鎔鑄經
史，笙簧典墳。雲蒸霞燦，濟濟彬彬。林泉歌咏，
金石蜚聲。尚俟博搜，益顯文明。志藝文類。

御製〔注一〕

皇清

世祖章皇帝祭明諸陵文

〔注一〕御製詩文部
分內容原本置於卷
八目錄之前，現調整
置於此。

世維順治十六年，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，越十有七日甲戌，皇帝致祭於明成祖文皇帝、仁宗昭皇帝、宣宗章皇帝、英宗睿皇帝、憲宗純皇帝、孝宗敬皇帝、武宗毅皇帝、世宗肅皇帝、穆宗莊皇帝、光宗禎皇帝、熹宗哲皇帝。諸帝丕承鴻運，撫有寰區，莅政理民，爲一代主。朕巡幸畿輔，道經昌平，瞻陵寢之在茲，景流風而興感，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，用申祭享，尚其歆格。

世祖章皇帝祭明崇禎帝文

維順治十六年，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，朔，越

十七日甲戌，皇帝致祭於明莊烈愍皇帝，曰：惟帝英姿莅政，志切安民，十有七年，勵精靡懈。詎意寇亂國亡，身殉社稷。向使時際承平，足稱令主。祇以襲敝政之餘，逢陽九之運，雖才具有爲，而命移莫挽。聯恒思及，憫惜良深。今因巡幸畿輔，道經昌平，陵寢在焉，顧瞻增感，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，用申祭享，尚其歆格。

世祖章皇帝諭修明崇禎帝陵詔

朕惟膺圖永祚，統紹百王，而創業宏模，情殷勝國，歷觀史冊興亡之迹，考其治亂得失之由，僉

以政荒，遂干天譴。邦國既隳，士民罔懷。維有明莊烈愍皇帝，實治理之究圖，惜贊襄之莫逮，以致寇氛犯闕，宗廟爲墟。追念喪師，匪因失德。朕每念及此，未嘗不惻焉傷心也。頃者，兩幸昌平，周視明代陵隧，躬親盟奠，俯仰徘徊，以彼諸陵規制，咸壯麗相因，獨愍帝之陵，荒涼庫隘，典物未昭。原彼當年孜孜求治，宵旰不遑，祇以有君無臣，薄海鼎沸，洎乎國步傾危，身殉社稷，揆諸正終之例，豈同亡國之君。朕於凭吊之餘，撫往興悲，不禁流涕。因欲繕治陵寢，丹堊几楹，慰

靈爽於九京，彰異數於奕祀。乃核少府金錢，悉皆小民正供，儻增工徒之費，殊乖賦式之經。然終不忍聽其闕略，用是布告方州，開導悃忱，交相輸助，聿新礪甃，以肅松楸。爾等溯厥源流，夙沐前朝之澤，凡茲臣庶，寧無故主之思。矧愍帝之終，異於往葉，而勸忠之感，當有同心。或列籍薦紳，或齒登編戶，恩沾累世，德濺高曾。勿以革故爲嫌，咸致事亡之誼，各隨心力，共佐經營。在內所捐，貯諸工部，至各省直地方，輸之有司，彙解工部。猶慮經費浩繁，紓以歲月，計貲罔缺，

工役乃興。繚以周垣，崇其寢殿。奢靡不尚，雖少遜厥諸陵；鳩庀獨新，庶無曠乎儀制。所在奉行，毋滋擾害，克成斯舉，式副朕心。

世祖章皇帝諭工部敕

諭工部：前代陵寢，神靈所栖，理應嚴爲防護。朕巡幸畿輔，道經昌平，見明朝諸陵寢，殿宇墻垣傾圯殊甚，近陵樹木多被砍伐。向來守護未周，殊不合理。爾部郎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，見存樹木永禁樵采，添設陵戶，令其小心看守。責令昌平道官，不時嚴加巡察。爾部仍酌量，每年

或一次、二次差官察閱，勿致疏虞。特諭。

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

朕惟自古膺圖受籙，咸有大功德於天下。其
沒也，弓劍之藏，後世重焉。匪特陰陽之所景貺，
實亦遐邇之所繹思。故世代雖遙，崇禮不替。若
聲教被於當年，園寢湮於異世，非所以昭德追遠
也。朕撫有九有，於前代陵墓未嘗不倦惓於心，
申飾所在，守獲惟謹。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，前
我師克取遼東，故明惑於形家之說，疑於本朝王
氣相關，遂劓斷其地脉。又己巳歲，我太宗文皇

北齊書卷之八
帝統師入關，念金朝先德，遣王貝勒大臣諸陵致祭，明復加摧毀，且建立關廟爲厭勝之術。不達天命之有歸，而謬委靈於風水，移災於林木，何其誕也。金朝垂祚百有餘年，英主哲辟，實光史冊，乃异代之後，兆域荒圯，祀典缺廢。撫今追昔，慨焉興嘆。金太祖、世宗已經享祀帝王廟，其陵寢，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，茲特諭禮臣專官省視，修其頽毀，俾規制如初，并令有司時祭無斁。嗚呼！廟貌既崇，特景仰於往哲；封壤重煥，用昭示於來茲。爰勒貞珉，以垂不朽云爾。

世祖章皇帝御製《表忠錄》序

由漢以贖明節

自古賢臣正士效力王家，率授命致身，捐生赴義，迹其所遭若無厚幸。然而時過論定，聲稱振揚，及於代遠，風遙流徽彌茂，留連曩迹，如邁其人。是以孟軻有言：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。夫當其矢心靖獻，奮不顧軀，豈逆睹後人美嘆靡窮哉。獨以浩然之氣，成特立之操，內無懼心，外無慚德而已。顧竭志盡忠者，人臣之誼；善善惡惡者，大道之公。循省往哲，愛結於中，誠有不能自己者也。朕萬幾之

暇，由繹載籍，每覽忠孝節義之事，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。至《明史》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，以諫死，於戲賢哉！觀其劾仇鸞、嚴嵩二疏，凜凜乎烈丈夫矣。夫尊爵厚祿，握權當軸者，何可勝道。然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，甚或遺穢蒙嗤，爲世昭鑒，去繼盛奚翅霄壤哉。使繼盛獲遇明主，庸其言，顯其身，其所建豎，必有卓然可觀者，而竟不得志而歿，與龍逢、比干先後合轍，亦可悲矣。朕讀其文，傷其意，慨然想見其爲人，故特表而出之，以旌其忠鯁，垂法將來，由斯以觀，即謂

繼盛至今存可也。

世祖章皇帝御製楊繼盛論

朕觀有明一百七十餘年，忠諫之臣往往而有，至於不畏疆御，披膈犯顏，則無如楊繼盛。而被禍慘烈，殺身成仁者，亦無如繼盛云。當是時，其君端拱修玄，委政輔弼，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，濁亂王家，威福擅專，紀綱蕩廢。在廷之臣皆渙浚阿諛，奔走承頤。繼盛獨能伸大義，聲其十罪，更彰其五奸，使隱然昭明，稔惡暴白，豈非獨行不懼者哉。夫繼盛特曹郎耳，非有貴戚之

誼，股肱之任，與拾遺、補闕之責也，以疏逃之臣，惡權寵之奸，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，其勢不敵，夫人知之矣。乃毅然不顧。且繼盛一官，又非未經摧折者，方仇鸞主互市議時，衆皆頰首縮頸，塞默不敢異，繼盛排群說，力言不可，致權臣包休刑之瀕死，謫官遐方，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。令他者處此，且保軀固位未遑，安敢復蹈前迹。而繼盛歷事未月，又有舍身圖報之章。蓋念君恩難負，奸輔難容，建言寧計崇卑，報國不憂生死，洵忘身殉君，忘家殉國者也。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，思

繼盛言，遂欲立貴之以爲己用，故數假王命，內示其私。繼盛倘一委蛇，可立取通顯，不則緘口屏息；循職自效，亦何所不容。而乃重公室，藐權門，慷慨叫闥，從容就義，有臣如此，良國之砥柱哉。蓋繼盛自有生後，夙罹閔凶，難苦備至，故堅貞之性，百折勿回，可謂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者矣。嗟乎，繼盛值諱言之朝，無立言之責，尚能不畏彊御，披膈犯顏如此，今之爲臣者，乃身任言職，直節罔聞，感私德而辜主恩，畏權威而忘國事，以視繼盛，能不愧然汗下

哉。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，不勝三嘆，爲直臣惜也。順治十三年，歲次丙申仲春朔日頒行內院。

世祖章皇帝諭祭明內監王承恩文

朕嘗考諸史冊，見夫忠臣烈士，身殉國難，名炳千載，未嘗不掩卷三嘆也。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，人人可以自盡，然變亂之際，利害動於中，禍患怵於外，依違瞻顧，多不能引決。求夫風雨不渝其常，霜雪不易其操者，蓋難之矣。若夫掖庭之中，貂珥之列，或恪共著美，或勤慎流徽，若漢之呂強，唐之張承業，亦可謂賢矣。至於國家多